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外紀卷八至十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蔡廷衡

謄録監生臣楊元吉

資治通鑑外紀卷八

宋　劉恕　編

周紀六　起玄黓敦牂盡屠維作噩凡五十八年

敬王上

元年夏六月壬午王子朝入於尹庚寅王如劉甲午子朝入於王城莒共公虐國人逐之　秋七月奔魯齊人納郊公於莒　吳伐楚州來戊辰晦及楚胡沈陳

許蔡頓戰於雞父楚師大奔獲胡子髡沈子逞胡姬姓

八月丁酉周南宮極震　冬十月甲申吳入郢楚司

馬薳越追之不及縊於薳澨　是歲蔡悼侯黄弟昭侯

申立

二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魯大雩　冬

十月楚平王爲舟師以畧吳疆及圉陽而還初吳之邊

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兩女子爭桑兩家交怒相攻屠

卑梁人之家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殺其老弱楚

王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亦發兵滅鍾離居巢　是歲杞平公薨子悼公成立　魯孟僖子病且死誡其子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没若必師之僖子卒懿子與南宫敬叔往學禮焉孔子年三十五矣長九尺六寸而貧且賤嘗為季氏史料量平為司職吏畜蕃息

三年夏魯有鸜鵒來巢　秋魯再雩　九月戊戌魯昭公伐季孫意如季氏與叔孫氏孟氏三家共伐公公出

奔己亥遜於齊次於陽州　十一月己亥宋元公薨太子景公欒立　十二月庚辰齊圍魯鄆

四年春正月庚申齊取鄆三月處魯昭公於鄆　夏齊圍魯成　秋七月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　九月楚平王薨太子昭王軫立伍子胥聞之曰吾志不悉矣坐泣於室　冬十一月辛酉克鞏逐王子朝朝奔楚癸酉敬王入於成周自是謂王城為西周成周為東周　十二月齊有彗星見景公坐栢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晏嬰

曰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齊嘗大饑餓者相牽而趨田氏不聞不生周秦之民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往歸田子乎民歌舞之矣後世陳氏不亡國其國也公泫然出涕曰為之奈何晏子曰君近賢而遠不肖治煩亂而緩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雖十田氏其如君何羣臣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攘奪誅戮如仇

雝亭又將出彗星何懼乎公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何禳而去也是時景公繕治宮室好聲色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　晏子事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晉嘗伐齊阿鄄燕侵河上敗齊師晏嬰薦田穰苴景公以為將軍扞燕晉穰苴曰臣素卑賤願得君之寵臣國

之所尊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往穰苴與賈約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至軍立表下漏待賈日中不至穰苴仆表決漏入軍門中明約束夕時莊賈乃至穰苴責以失期斬之以徇三軍皆振慄公聞之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問軍正曰軍中不馳馳者云何對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問士卒之疾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

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爭奮為之赴戰晉師燕師聞之度水而解追擊之取所亡故境而引兵歸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尊穰苴為大司馬　景公嘗夜詣晏子家晏子整衣冠立於門曰諸侯有故乎大夫作亂乎君何為非時而辱之公曰酒殽絲竹願與大夫共之晏子曰未聞其禮不敢承命公移至司馬穰苴家穰苴執戈持劍於門曰諸侯有故乎大夫作亂乎君何為非時而辱之公曰酒肴絲竹願與將

軍共之穰苴曰未聞其禮不敢承命公又移於梁丘據之家鼓琴擊筑奉迎於門公曰無彼二子何以治吾國無此一臣何以樂吾身是時梁丘據子家嘗導君於邪大夫高國鮑氏之屬害穰苴譖於景公公退之穰苴發病死　景公射晏子修禮而侍公曰寡人厭禮久矣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臣勇多則弑其君子力多則弑其父父然而不敢者禮也禮所以御民轡所以御馬無禮而

能治國家嬰未之聞也公曰善飭射更席以晏子為上客終日問禮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事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曰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忠臣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也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命進熱食與服裘對曰嬰非君厨養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夫子於寡人奚為者也對曰社稷之臣能辨上下之宜制百官之序作為辭令分布四方臣之任也自

是公不以禮不見晏子　景公畋十有八日而不反晏子往見公曰國人皆以君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人公曰寡人有吾子猶心之有四支故得安佚晏子曰四支可無心乎公乃罷田而歸　景公起臺歲寒役者凍餒公與晏子飲酒而樂晏子歌曰庶民之凍我若之何奉上靡獘我若之何歌罷喟然流涕公止之曰子為大臺之役寡人將罷之　景公鑄鐘撞之庭下郊雉皆响又欲為大鐘晏子曰重斂於民民必哀斂哀為樂不祥

公乃止　景公飲酒晏子入公令樂人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説爾何為來晏子曰嬰聞彊而無禮禍必及身公謝之　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欲殺之晏子請數其罪曰汝為吾君主鳥而亡之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二罪也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三罪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絶其社稷四罪也數畢請公殺之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怒有罪者縛置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敢諫者死晏子左手持其

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支解人不審從何支始也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齊大旱卜之祟在高山廣水景公欲賦斂以祠靈山晏子曰靈山以石為身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公欲祠河伯晏子曰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鱉為民天久不雨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公避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幸而雨乎公野居暴露三日而大雨　景公謂晏子曰君嚴曷害

於治國家哉晏子曰君嚴則下無言而暗上無聞而聾何為非害乎夫治天下非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五年春吳王僚因楚喪而伐之使二公子圍楚潛楚救潛吳師不能退公子光欲弑王僚鱄設諸曰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柰我何　夏四月光享王使鱄設諸以匕首刺殺王僚左右共殺鱄設諸光代立是為王闔廬拜鱄設諸之子為客卿　楚費無極譖郤

究於令尹子常子常殺究初晉殺伯宗其子伯州犂奔楚為太宰及靈王弑郟敖殺伯州犂至是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奔吳為太宰以謀楚　秋九月楚子常殺費無極以説於國　曹悼公朝於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為聲公是歲悼公死於宋歸葬

六年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生食我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乃還曰豺狼之聲終滅羊舌氏之宗必是子也　秋晉韓起宣子

卒魏舒獻子為政分祁氏羊舌氏之田為十縣以魏舒之子戊知盈孫徐吾韓起孫固起勝曾孫朝四卿之餘子也賈辛司馬烏有力於王室司馬彌牟等四人以賢舉為十縣大夫韓平子須起之子也　是歲鄭定公甍子獻公蠆立　滕悼公甍子頃公結立　吳王闔廬召伍子胥為行人與謀國事　吳王僚之子慶忌居衛集賓客養士卒謀欲報仇闔廬患之子胥薦要離為人溝弱迎風則偃背風則仆而志氣勇決見之闔廬闔廬曰

慶忌筋骨果勁十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駟馬馳不及射之不能中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安其妻子之樂而不除君患非勇也請君以罪逐臣殺臣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臣往投慶忌得近而圖之闔廬從其謀要離被桎梏奔衛慶忌納之居有間謂慶忌曰吳無道愈甚請與王子往奪其國慶忌許之與要離涉江中流因風勢抽戈擊慶忌力薄不制慶忌捽而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是者三慶忌曰舍妻子為君忠也得來近

吾謀也弱力敢加兵於吾勇也赦之歸於吳闔廬將厚賞之要離曰殺妻子以便事不仁也為故主殺新主不義也捽而三入三出於江臣已辱矣伏劍而死

七年魯昭公自齊如晉處乾侯　秋龍見於絳郊

八年夏六月晉頃公棄定公午立晉益弱六卿皆大

冬十月月吳執鍾吾子遂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吳王闔廬與伍子胥伯嚭謀伐楚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孫武齊人僻隱幽居時人莫知其能伍子胥薦之

於闔廬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覺稱善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泣送諸郊曰余死不女見矣高昭子曰齊負海而遠君愛則勿行公曰余不能以齊國令諸侯又不能以齊聽是生亂也吳蜂蠆也余恐棄毒於我遂遣之

九年夏四月薛獻公穀薨子襄公定立薛任姓黃帝之後奚仲爲夏車正遷於邳湯相仲虺居薛周武王復以其苗裔爲薛侯齊桓公之伯黜爲伯　秋吳侵楚潛六

圍弦楚師救潛及弦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冬邾黑肱以濫奔魯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年夏吳伐越自是越允常與吳闔廬戰而相怨伐

秋八月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敬王遣使告晉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衛彪傒適周見單穆公曰萇弘其不没乎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以亡其百姓十有四世矣單子曰萇劉其咎孰多曰萇叔必速及將天以道補周若無

咎必為戳雖晉魏子亦將及焉若劉氏子孫實有禍萇弘周之執數者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是時諸侯莫朝周萇弘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諸侯之不來者欲依物怪以致諸侯而不從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韓不信伯音韓須之子簡子也

十月月巳未魯昭公薨於乾侯　是歲曹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為隱公

十一年春正月晉魏獻子舒卒襄子曼多舒孫也　三

月城成周三旬而畢　夏六月癸亥魯昭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弟宋即位是為定公　冬十月有一足鳥飛集魯定公庭翼而跳孔子曰是商羊見則有大水俄而大霖雨　是歲蔡昭侯朝楚持美裘佩二獻其一於昭王而自衣其一楚令尹子常欲之不與子常纔昭侯留之楚

十二年秋楚伐吳吳潛師於巢　冬十月敗楚克巢

十三年春二月辛卯邾莊公甍子隱公益立　秋九月

鮮虞敗晉於平中　楚昭王嘗使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左史倚相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龜珠角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楚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倚相謗之曰唯子老耄

故欲見以交儆子子實不沓聖老楚國而自安楚其難哉子亹曰老之過也乃驟見之　楚司馬子期欲以妾爲内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可乎對曰君子違而道不從而逆子木能違子夕之欲而去芰薦吾子經營楚國而欲薦芰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楚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在男曰覡在女曰巫

於是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周宣王時重黎之後失其官守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寔上天黎寔下地遭世之亂莫之能禦也　楚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則上下有序神求備物不求豐大聖王正端冕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謂之一純玉帛為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為七事民之徹官百王公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姓有徹

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官有十醜為億醜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以食萬官　楚鬬且廷見令尹子常歸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不免吾見其問蓄聚積寔如餓豺狼焉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　冬蔡昭侯獻裘佩於子常子常受之歸昭侯昭侯歸而如晉請伐楚　是歲麇入成周熊入于周

十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晉荀寅

求貨於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乃辭蔡侯　晉使蔡伐沈夏滅沈秋楚為沈故圍蔡　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昭侯以其子乾與大夫之子為質於吳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對曰楚囊瓦貪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冬吳悉興師與蔡侯唐侯伐楚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為前陳十一月庚午陳於柏舉闔廬弟夫概請戰弗許夫概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為上尚何

待馬以其部兵擊楚大敗之囊瓦奔鄭吳乘勝而前比至郢五戰楚五敗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入郢昭王奔鄖鄖公之弟懷將弑王鄖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鄖公曰事君者不為内外行不為豐約舉苟君之卑尊一也懷弗聽曰吾思父不能顧矣鄖公以王奔隨伍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報讎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

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無天道之極子胥曰吾日暮塗遠故倒行而逆施之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秦哀公未許包胥立秦庭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　是歲陳惠公薨子懷公柳立　杞悼公薨子隱公乞立七月其弟過弒隱公自立是為僖公　曹聲公弟露弒隱公而自立是為靖公

十五年春王人殺子朝於楚　夏越聞吳王在楚國空入吳吳王使別兵擊越　六月申包胥以秦師救楚再

敗吳師　秋七月楚子期子蒲滅唐　吳夫概見越秦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九月亡歸自立為吳王吳敗楚於雍澨秦楚皆敗吳師又大敗吳于公壻之谿闔廬乃歸攻夫概敗之夫概奔楚冬十月楚昭王還入郢封夫概於堂谿為堂谿氏　昭王之出奔也見藍尹亹載其孥王曰載予對曰自先王莫墜其國當君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歸又求見王欲執之曰臣避於成臼以儆君也庶悛而更乎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憶懼而

鑒前惡乎君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子西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王乃見之　昭王歸賞始于申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為身也救急除害非為名也功成受賞是賣勇也君既定矣又何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賞及鄖公之弟懷子西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王曰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可也

晉圍鮮虞　是歲燕平公薨簡公立或云惠公　日隕于地　有廛入豐

十六年春鄭滅許執許男斯　二月魯侵鄭取匡　夏四月己丑吳敗楚卅師又敗楚陵師于繁揚　楚遷郢於鄀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伐周六月晉戍周冬十二月敬王辟亂處于姑猶

十七年春二月齊歸魯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夏四月齊伐魯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晉籍秦送王入于王城

十八年春正月魯侵齊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

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　魯侵
齊夏齊伐魯晉救魯　晉趙鞅使涉佗成何與衛靈公
盟於鄟澤將歃涉佗成何捘靈公之手而撙之靈公怒
王孫商曰不如與百姓同惡之請令於國有姑姊妹者
家一人質於晉百姓必怒君因反之公曰善令三日而
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乃出西門閉東門而叛晉
秋晉侵鄭衛九月魯侵衛　魯陽虎欲去三桓冬十
月季孟氏敗陽虎虎出奔　初吳入楚召陳懷公不往

是歲復召懷公至則怒其前不往留之未幾懷公卒於吳子湣公越立　曹靖公衋子陽立

十九年夏六月陽虎自魯陽關出奔齊遂自宋奔晉趙鞅受賂厚遇之虎謂鞅曰堂上之人朝廷之吏邊境之士臣所樹主者過半今堂上之人刼臣於君朝廷之吏危臣於法邊境之士刼臣於兵鞅曰惟賢者能報德不肖者不能也夫樹桃李者夏得其休息秋得其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子之所樹者蒺藜非

桃李也　陽虎常言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簡子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簡子曰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虎虎不敢為非簡子幾至于伯　秋齊伐晉　是歲鄭獻公蠆子聲公勝立晉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　秦哀公薨太子早死謚夷公夷公子惠公立

二十年初孔子仕魯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行之一年四方諸侯則焉定公曰學子法以治魯何如孔

子曰天下可矣二年為司空別五土之性物各得所生之宜由司空為大司寇夏齊景公魯定公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人歸魯鄆讙龜陰之田魯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赦之季桓子不說孔子喟然嘆曰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初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桓子嘗以粟千鍾

餼孔子孔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曰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孔子曰夫受人之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于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晉趙鞅圍衛討衛之叛曰由涉佗成何縛涉佗而斬之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可謂善謀矣　是歲齊晏嬰卒景公游於蔞聞之行哭而往以驅車為遲下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

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齊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哉

劉勰曰世稱管晏伯者之佐考其行事則殊别管仲才高而主於功晏子博辯而安於德爭擾則功近于伯衰世則德不能王景公尚佞而好善優柔非桓公之儔管晏性差而時異安能同道而較德哉

景公游于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先言歸者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儻有治國者君安得樂此海也景

公援戟將斫之顔燭趨進撫衣而待曰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臣得參此二人君奚不斫公遂歸中道開國人謀不納矣

二十二年夏衛伐曹克郊　孔子言于魯定公曰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之城彊公室弱私家政化大行　是歲薛襄公甍子比立

二十三年春齊衛伐晉　秋七月晉范昭子士吉射中行文子荀寅攻趙簡子鞅鞅奔晉陽冬十一月晉定公

伐范氏中行氏敗之奔朝歌韓簡子魏襄子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趙鞅入于絳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趙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立義於諸侯而主弗志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產臣之長也端委韠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女與余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簡子有兩白騾甚愛之廣門之官夜款門曰主君之臣陽城胥渠有疾醫曰不得白騾肝

則死董安于慍曰期吾君騾請即刑焉簡子曰殺人而活畜非仁者也名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胥渠無幾簡子興兵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　董安于為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百仞如牆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安于喟然太息曰使吾法無赦猶入澗必死則人莫敢犯也何為不活　簡

子嘗將兵攻衛及戰遠立又居犀蔽屏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簡子嘆曰士之弊一若此乎行人燭過免冑横戈而進曰亦君不能耳昔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淫色暴慢秦人襲我遜去絳十七里用此士也文公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定天子之位用此士也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畢乘之簡子曰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燭過之一言　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轡而嘆曰吾有食穀之馬

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吾恐隣國貪養賢以獵吾也　是歲薛弒其君比惠公夷立　越允常薨子句踐立始稱王

二十四年春二月楚滅頓　夏吳王闔廬聞越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于檇李吳師大敗闔廬傷指軍却闔廬病傷死子夫差立　秋衛靈公太子蒯聵欲殺公夫人南子不克太子奔宋　衛靈公嘗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

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曰德歸宛春怨歸君矣公曰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非寡人之善與　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仲叔教諫曰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內寵太盛桀紂所以亡也公再拜曰寡人過矣出宮女數百人百姓大說　靈公夜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夫人曰此

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禮下公門式路馬伯玉敬於事上必不以闇昧廢禮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冬十二月晉敗鄭　是歲孔子由魯司寇攝行相事其初魯人謗誦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三月政成化行民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齊人聞孔子爲政懼魯必伯乃遺魯定公女樂文馬定公終日游觀怠於政事孔子遂行

劉恕曰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孰殺子產吾其

與之三年又誦之曰子産而死誰其嗣之及作丘賦國人又謗之孔子為司空司冦得政已數年攝行相事民謗誦之三月而後誦之彼一賢一聖猶得民若此之難也後之為政一日而見善惡者與於愛憎之口或出於狡獪之吏因誕詐以惑衆聽非至當之論也

初吴子伐越隳會稽獲大骨吴使使聘魯執骨問於仲尼對曰昔禹戮防風氏其骨節專車客曰防風何守仲

尼曰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今為大人焦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二十五年春二月楚滅胡　夏五月壬申魯定公薨子哀公蔣立　吴王夫差任伯嚭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

二十六年春楚圍蔡　越王勾踐欲先吴未發往伐之大夫南陽范蠡少伯諫曰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為吴吴王夫差亦興師敗越于夫椒遂入越勾踐以餘兵

五千人棲于會稽之上勾踐喟然歎曰吾終于此乎大夫南郢文種少禽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何遽不為福乎勾踐執其手而與之謀又名范蠡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身與之市文種曰吳之與越唯天所授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越王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勾踐申禍無良重得罪于下執事越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寇令勾踐請盟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

利度義馬又使文種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于天王私于下執事曰師徒不足以辱君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勾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於士寶器畢從吳不許文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夫差告諸大夫曰孤有大志於齊將許越成伍子胥諫曰吳越仇讎敵戰之國也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無及勾踐聞之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文種止之曰吳太宰

嚭貪可誘以利乃飾美女八人納之于嚭曰茍赦越國之罪又有美于此者將進之嚭諫吳王曰古之伐國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伍子胥曰越非實中心好吳又非懾畏吾兵甲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吾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吳王曰大夫奚隆于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乃許之成三月將盟勾踐使諸稽郢辭曰君王舍甲兵之威重于鬼神以自輕也吳王許之荒成不盟勾踐說于國人曰寡人不知力之不足與大

國執讎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
句踐置膽於坐坐卧則仰膽飲食亦嘗膽曰女忘會稽
之耻耶乃苦身焦思折節下賢食不加肉衣不重采目
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
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
卑事夫差句踐曰蠡為我守于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
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
如蠡王曰諾令文種守于國與范蠡宦士三百人入宦

于吳親為夫差前馬身為臣妻為妾奉四時之祭祀入春秋之貢職禮甚甲辭甚服　秋八月吳侵陳　齊衛魯鮮虞伐晉取棘蒲　楚子西歎于朝藍尹亹問之子西曰闔廬能敗吾師吾聞其嗣又甚焉對曰闔廬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色身不懷安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怫諫先自敗也焉能敗人子修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二十七年春魯伐邾邾賂以漷沂之田　夏衛靈公黿

立太子蒯聵之子輒是為出公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蒯聵于戚　秋八月晉敗鄭　冬吳遷蔡于州來　是歲燕簡公薨子獻公立

二十八年春齊衛圍戚　夏五月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　周劉氏晉范氏世為昏姻萇弘事劉文公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周殺萇弘　是歲秦惠公薨子悼公立　晉趙簡子曰晉有竇鳴犢舜華魯有孔子吾殺此三人天下可圖也乃召鳴犢舜華而任之以政使人

聘孔子孔子行及河聞殺鳴犢舜華回輿而還為操曰
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遊天下靡
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焉心悲巾車
命駕將適唐都黄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
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
其樂只且遂反於衛復行如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
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人問於仲尼對
曰昔武王克商分陳以肅慎氏之矢使求之金櫝果得

之

孔子常使宰予使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曰夫子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禄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若夫覩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適之弗視過之弗聽無以此為也王曰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今乃知孔子之德大矣

魯公父文伯之母敬姜季康子

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䦱門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為别男女之禮　敬姜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入見曰肥也罪乎對曰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于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康子問于敬姜曰肥顧有聞于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

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婦學于舅姑者也　敬姜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賦綠衣之三章師亥聞之曰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于法矣　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忓季孫之怨也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也居吾語汝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而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

瘠土之民嚮義勞也自天子至于庶人王后至于庶士以下之妻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絶嗣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為客羞鼈小睹父怒遂出文伯之母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于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　公父文伯卒其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戒其妾曰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

之令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内聞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掐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静是昭吾子也室人有從死者二人其母怒而不哭曰于長者薄而婦人厚也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女知莫若婦男知莫若夫欲明其子之令德知也夫

資治通鑑外紀卷八

資治通鑑外紀卷九

宋 劉恕 編

周紀七 起上章閹茂盡閼逢困敦凡十五年

敬王下

二十九年春蔡昭侯將朝于吳大夫恐其復遷令賊利殺昭侯誅賊利以解過昭侯子成侯朔立　夏楚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　冬十一月齊伐晉取邢

任樂鄗逆時陰人孟壺口　是歲滕頃公甍子隠公虞毋立　越王勾踐在吳三年夫差遣之句踐之地南至句無北至禦兒東至鄞西至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范蠡曰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知天地之恒制乃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　計然南游于越范蠡畢身師事之計

然姓辛名研字文子葵丘濮上人其先晉國亡公子也研狀貌似不及人博學無所不通明陰陽歷數尤善計筭不肯自顯于諸侯其言曰知鬭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見矣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財幣欲其行如流水推此類而修之十年

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

三十年春晉范吉射中行寅自栢人出奔齊寅將亡名其祝而欲加罪焉曰犧牲不肥澤耶齋戒不敬耶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猶患不足夫舟車飾則賦斂厚而民怨謗詛矣君苟以為祝有益於國則詛亦有損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

亦宜乎中行子大慚　中行寅過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奚不休舍以待後車寅曰吾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寅後車二乘獻之晉君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之良臣史黯曰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擇材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入亡而

棄之何良之為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曰以來若來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過矣

簡子歎曰雀雉黿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矣竇犨曰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難欲擅晉國令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

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讐之怨讐並作雖欲無亡得乎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若見之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昭余雕也郵無正曰吾子嗣位有先主文子之典刑景子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

善以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尹鐸與郵無正有怨以其賞如無正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　簡子田于螻史黯以犬待於門曰欲試之兹囿簡子曰何為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螻而麓不聞臣敢煩當日簡子乃還　簡子之右少室周聞牛談有力與之戲弗勝致右焉簡子許之使周為宰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　簡子問壯馳兹曰東方之士

郭愈壯馳兹拜而賀簡子曰何賀也對曰國家將興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是以賀也

劉恕曰德義生於不足驕怠出於滿假自賢自伐以行為足也矜誇陵人以功為足也士則曰道業充矣而善日喪農則曰耕耘至矣而田疇荒工則曰伎巧高矣而繩墨拙商則曰財用盈矣而資産匱有生之害莫大于足也老子之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指

名與貨貨可足也名不可止也君子進德而未嘗足

小人志小而安乎止獨善之言不可以訓

簡子之中牟宰佛肸畔置鼎於庭曰與我者受邑不從者烹田基曰義死不避斧鉞之誅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有義而烹褰衣將就鼎佛肸止之簡子屠中牟論有功者以田基為始基曰一人舉而萬夫俛首知者不為也賞一人以慚萬夫義者不取也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以為司馬　趙簡子

之臣尹綽郝厥簡子曰綽不愛我諫於顯厥愛我諫於隱綽曰厥愛君之醜不愛君之過綽愛君之過不愛君之醜不質君於衆恐君之不變化也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諫不面譽可謂至忠矣　夏晉趙鞅伐衛　齊景公四望而歎曰先君桓公車一百乘而伯諸侯今我長轂千乘而功不及得無管仲乎弦章曰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若在車下之人盡爲管仲矣景公大慚　景公飲大夫酒公射出質堂

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謂弦章曰自吾失晏子未嘗聞過今射出質而衆乃唱善弦章曰君好之臣服之君嗜之臣食之夫尺蠖食黄則身黄食蒼則身蒼君其猶有諂人之言乎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章章曰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受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以干利也固辭不受　子貢問於孔子曰三君問政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齊景公奢乎臺榭淫於苑囿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告

之曰政在節用葉都大而國小民有離心故告葉公曰
附近而來遠魯公有臣三人内比周以惑其君外鄣距
賓客以蔽其明故告之曰政在諭臣察此三者可同哉
齊景公寵芮姬生子荼荼少母賤無行諸大夫言願擇
諸子長賢者為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愛荼母欲立之
憚發之口公病命國夏高張立荼為太子逐羣公子于
萊秋公薨荼立冬十月羣公子奔魯
三十一年春晉伐鮮虞　吳伐陳楚救陳　夏六月戊

辰齊陳僖子乞及鮑牧逐國夏高張陳乞武子强啓子也　初楚昭王之理石渚公正好義廷有殺人者渚追之乃其父也縱之而反于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渚曰以父立政非孝子也廢法縱罪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不受令而自刎　昭王嘗出游留夫人姜氏于漸臺之上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夫人曰王召宫人必以符使者忘持符來妾不敢從妾聞貞女不犯約

勇去不畏死守節而已不敢棄約越義而求生大水至而死號曰貞姜　先是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秋七月楚昭王在城父將救陳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師今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命其弟公子申及結為王皆讓不可又命次弟公子閭五讓乃許之將戰王有疾庚寅攻大冥薨于城父公子閭曰王病甚而舍其子臣所以許王廣王意也今王卒臣敢忘乎乃與子西子期謀伏師閉塗迎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是為惠王　八月齊陳乞使人之魯召景公子陽生夜至于齊冬十月丁卯立之是為悼公使朱毛遷其君荼于駘殺諸野幕之下謂之安孺子

三十二年春宋侵鄭　晉侵衛　秋魯伐邾入之執邾隱公以歸　宋圍曹冬鄭救曹侵宋

三十三年春宋滅曹執曹伯陽以歸殺之　三月吳伐魯　夏五月齊伐魯取讙及闡　六月魯歸邾隱公公無道吳討之囚諸樓臺使諸大夫奉太子革為政　秋

魯及齊平九月齊閭丘明如魯莅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于恭閭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也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在昔先民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後恭潚之甚也十二月齊歸魯讙及闡　杞僖公甍子湣公維立　是歲晉有豕人言

三十四年春鄭圍宋雍丘宋圍鄭師二月甲戌取之夏楚伐陳　宋伐鄭　是歲越王勾踐謂范蠡曰上天降禍于越委制于吳吾欲與子謀之對曰得時不成反

受其殃王無蚤圖

三十五年春邾隱公奔魯遂奔齊吳魯邾郯伐齊齊鮑牧弒悼公吳王夫差帥舟師將自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還夏晉伐齊取犂及轅齊人立悼公子壬是為簡公　越王獻美女西施鄭旦于吳夫差納之伍子胥諫曰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綌聚敢死之士數萬人必為吳隙夫差不聽　初闔廬起臺于姑蘇山去國三十五里春夏游焉夫差高而飾之三年乃成周旋詰屈

横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宫妓千人别立春宵宫為長夜飲造千石酒鍾作天池池中作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日與西施為水嬉宫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溝玉檻宫之楹檻皆珠玉飾之秋夫差復徼師將伐齊伍子胥曰天命有反越王戚然服士以伺吾間而王以齊魯為憂越將有吳土今王罷民於姑蘇都鄙薦饑吳民離矣王不聽越王勾踐拊循其士民欲以報吳大夫逢同曰吳兵加齊晉怨深于楚越德少而功多為越計莫

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

勾踐問范蠡曰吳王淫于樂而忘百姓亂民功逆天時

信讒喜優憎輔遠弼上下相偷其可乎對曰人事至矣

天應未也王姑待之　冬楚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

是歲薛惠公薨

三十六年春齊國書高無平帥師伐魯仲尼在衛聞之

謂弟子曰魯父母之國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子張子

由請出孔子皆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至齊說田恒

曰憂在内者攻强憂在外者攻弱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于主求以成大事難矣不如伐吳伐吳不勝人民外死大臣内空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恒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使吳令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恒許之子貢南説吳王曰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伐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爲王危之夫救

魯顯名也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吳王曰吾嘗與越戰越王有報我心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王方以存亡繼絶為名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相帥而朝吳伯業成矣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吳王大說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

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不料力與吳戰困于會稽痛入骨髓日夜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子貢曰吳王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于數戰百姓怨上令王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甲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福也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吳銳兵盡於齊重甲困于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矣越王許諾子貢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抵罪于吳賴大王之賜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

使大夫種頓首言于吴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于左右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請悉起境内士卒三千人孤被堅執銳先受矢石因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劒以賀軍吏吴王説太宰嚭數受越重寶厚賂日夜言于吴王受信越殊甚伍子胥諫曰齊之與吴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得其民不能使吴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吴喪越越必喪吴

王信越浮詞詐偽而貪齊後將悔之太宰嚭曰君王之令不行于上國者齊晉也王勝齊而以兵臨晉是一舉而服兩國也子胥曰王戰而勝天亡吳矣不勝猶未也王不聽子貢勸王許越師而辭其君吳王乃謝越王夏發兵及魯伐齊子貢因之晉謂定公曰吳與齊將戰勝必以兵臨晉定公大恐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定公許諾田恒成子僖子乞之子也

劉恕曰司馬遷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

越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戰國之時齊魯交兵者數矣一不被伐安能存哉田氏弱齊一當吳兵安能亂哉吳不備越而亡勝齊安能破哉四卿擅權晉以衰弱修兵休卒安能彊哉越從吳伐齊滅吳乃彊此安能伯哉十年之中魯齊晉未嘗有變吳越不為是而存亡遷之言華而少實哉

五月吳克齊博甲戌戰于艾陵大敗齊師吳王使行人奚斯釋言于齊曰大夫國子興其衆庶犯獵吳國之師

徒天若不知有罪則何以使下國勝夫差歸而讓子胥子胥曰王無喜越大饑范蠡曰此越之福吳之禍也吳國甚富王年少政驕好名而不思後患王重幣卑詞請糴以卜之食可得則王何患焉乃請于吳吳王將與之子胥諫曰越非國貧民困伺王間也夫狐雉之相戲狐卑體而雉信之故狐得志而雉必死夫饑代事也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不如勿與而伐之吳王曰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饑而不食非仁體也雖得十越吾且不為貸

之衆萬石越人私喜太宰嚭數與子胥爭越議與逢同共讒之王使子胥于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汝與吾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于齊鮑牧而還報吳太宰嚭謂王曰子胥為人剛暴猜賊恐為深禍王伐齊有大功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起禍不難王不可不備其使齊也屬子于鮑氏夫為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先王謀臣常怏怏不見用願王早圖之王曰微子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劒曰先王

刈殺四方之蓬蒿立名于荆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撓亂百度妖孽吴國子胥對曰王播棄黎老而近孩童比謀若不得志于齊覺寤王心吴國猶世王無以取之而天禄亟至是吴命之短也員不忍見王爲越之擒員請先死乃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爲亂王反誅我我令若父伯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于先王若既得立欲分吴國予我今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

以為器抉吾目縣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乃自刎死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見也取子胥尸盛以鴟鵜投之于江吳人憐之立祠江上命曰胥山越王謂范蠡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今伍胥驟諫王怒而殺之其可乎對曰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其事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　初孔子去魯適衛曹宋鄭陳蔡楚諸國反乎衛冉求言于季康子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猶卻步而求及前人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資

鄰國難以言知康子以告哀公公從之冬以重幣召之孔子乃歸年六十九矣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于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先王以為足若欲犯法又何訪焉弗聽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何也對曰明主在上羣臣直議于下故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今羣臣無不一辭同乎季孫者魯國盡化為一君雖問境内

之人猶不免于亂也　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有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回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回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兹蔓延惟以永歎涕霣潺湲于是周室微而詩書闕禮樂廢乃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去詩之重複取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皆弦歌之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追迹三代之禮禮樂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晚而喜

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孔子論詩至正月之六章矍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　子夏讀書畢孔子問曰吾子何為于書子夏曰書之論書昭昭若日月焉所受于夫子者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蓬戶彈琴瑟以歌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道下見三王之義可以忘死生矣孔子愀然變

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闚其門未入其中顔回曰何謂也孔子曰丘常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而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魯人顔回子淵閔損子騫冉耕伯牛冉雍仲弓宰予子我冉求子有曾參子輿澹臺滅明子羽宓不齊子賤樊須子遲有若子有公伯僚子周公西赤子華公冶長子長

南宫适子容衛人端木賜子貢仲由子路卜商子夏吴人言偃子游陳人顓孫師子張巫馬施子期陳亢子禽齊人高柴子高宋人原憲子思司馬耕子牛蔡人漆雕開子若等異能之士七十二人其餘受業者三千人東郭子惠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雜也對曰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病者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是以來者不止也孔子之所嚴事于周則老子于衛蘧伯玉于齊晏平仲于楚老萊子于鄭子産於

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老子楚苦縣人在孕八十一歲剖母左腋而生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又有老聃之號周守藏室之史也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孔子嘗適周問禮焉老子見周衰迺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强為我著書老子乃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老子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世之學老子者

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葢道不同不相為謀孔子没後百餘年而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常樅有疾老子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以語弟子乎樅張其口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樅曰子知之乎老子曰舌以其柔齒以其剛樅曰天下之事盡矣無以復語子　老萊子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　孔子閒處喟然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定矣子路曰其為人何若孔子曰其幼也

敏而好學其壯也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
子路曰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以衆攻寡無不消也以
貴下賤無不得也周公制天下之政而下士豈無道哉
欲得士也　成回學于子路三年恭敬不已子路問其
故對曰人比于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為善者少而
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
之虧恭敬以待天命子路曰君子哉　是歲洛絶于周
淇絶于舊衛　滕隱公薨

三十七年春魯用田賦自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蒐狩治兵大閲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秋衛出公會吳于鄖吳王囚之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哀公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謂仲尼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為親大王無党以大夫為党吾欲免衛君而不能仲尼請子貢行至吳見太宰嚭嚭說之欲薦之于王子貢曰子不能行也且衛君之來其半曰不若朝晉其半曰不若朝吳衛君以吳可歸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

而因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晉者而罰言朝吳者也諸侯以為蓍龜則皆移心于晉矣子欲成伯王之業難乎䛠入復之于王王出令曰十日而遣衛君不具者死衛出公怨吳王嘗從子曰吳王好劒臣相劒者請為吳王相劒拔而示之因為君剌之出公曰子非義士為利者也吳彊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于我也乃逐之　九月宋伐鄭取錫遂圍嵒冬十二月鄭救嵒丙申圍宋師　魯螽　越王勾踐召范蠡問

曰吳稻蟹不遺種其可乎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怒曰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對曰人事與天地相參乃可成功今禍新民恐將同其力致其死王其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宫中之樂無至酒荒彼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　吳王夫差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將會于黄池

三十八年春鄭取宋師于嵒　吳欲伯中國以尊周室

夏單平公會晉定公吳夫差魯哀公于黄池　越王勾

踐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所織則不衣十年

不收于國民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夫差恥吾

君請報之勾踐辭曰寡人之罪也無庸戰父兄又請曰

越四封之内親吾君猶父母也敢不盡力乎勾踐許之

致其衆而誓之曰進則思賞退則思刑者有常賞進不

用命退則無恥者有常刑國人皆勸曰孰是吾君也可

無死乎六月丙子越伐吳命范蠡后庸帥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于姑熊夷勾踐帥中軍泝江襲吳入其郛焚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遽至以越亂告吳王懼天下聞而祕之合大夫而謀曰越爲不道背其齊盟道路修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洛曰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勵士以奮其朋勢彼將不戰而先我吳王許諾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服兵擐甲帶甲三萬去晉軍一里昧明三軍皆譁聲動天地晉

師大駭令董褐請事曰大國越録造於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孤欲守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會日薄矣恐事不集以為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還告趙鞅曰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然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乃令董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大夫失禮於天子今君王東海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荆

何有於周室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周無二王君若無畀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乃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為已害命王孫洛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為過賓於宋焚其北郭夫差使王孫苟告勞於周曰昔楚為不道不共承王事吾先君闔廬不貫不忍今齊侯壬不鑑於楚夫差遵汶伐博克有成事敢告於下執事周王答曰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

豈忘憂恤今伯父曰戮力同徳余一人兼受介福吳王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内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冬厚幣與越平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　是歲許元公成薨子結立元公悼公孫也

三十九年春魯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乃因史記而作春秋約其文辭以繩當世　魯哀公問孔子曰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損人益已身之不祥也

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　孔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孺子安知吾志對曰伋于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所以恐而不解也夫子欣然笑曰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孔子娶于宋亓官氏生子鯉字伯魚先孔子卒伋字子

思伯魚子也　小邾射以句繹奔魯　齊田恒與隰斯登靈臺觀望三面皆暢獨南面以隰子之家樹蔽之田恒不言而欲去之隰子知其意歸使人伐樹俄復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速乎隰子曰古者以愚全身今田子將有大事而我知其微禍莫大焉夏四月田恒執簡公于舒州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莒郊公狂㦧　六月甲午齊田恒弒簡公立簡公弟鰲是為平公田恒與國人盟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佗人曰不盟是殺吾親也

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于亂世不得正行刼于暴人不得全義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劒而死田恒使勇士六人刼子淵棲子淵棲曰子以我為知乎臣弒君而從之非知也以我為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為勇乎刼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我無此三者何補于子有此三者終不從子乃舍之恒相平公懼諸侯以弒君誅巳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四卿南通吳越修功行賞以親百姓恒言于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

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數年齊國之政皆歸恒恒盡誅大臣不附已及公族之彊者割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地大于齊選女子七尺以上百餘人為後宮賓客舍人出入者不禁生七十餘男　秋晉伐衛

冬有孛星　魯饑　是歲晉城頓丘

四十年夏五月鄭伐宋　秋八月魯大雩　晉伐衛

冬晉伐鄭　衛蒯聵自戚入於衛孔悝立之是為莊公出公奔魯

四十一年夏四月孔子卒年七十四

劉恕曰包犧以來聖王興利知者創物生民日用資而仰之然其祠冢苗裔自天子王於庶人莫不宗奉歴千餘年未有如孔子之盛者豈非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教雖蠻貊之邦不可斯須捨乎劉向曰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于後世繼嗣至今不絶者有隱行也

魯季康子問子貢曰昔子產死鄭人捨珠珮琴瑟不御

牧童不歌巷哭三日孔子死魯人不能如是何也對曰
子産之于夫子如浸水之與天雨浸水所及則生不及
則死故人受之天雨降物無不生物豈有謝于天乎
初楚子西聞平王太子建之子勝在吳使人名之曰吾
聞勝直而剛欲置之境葉公子高曰勝華而不實狷而
不絜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不從使為白公子高以疾閒
居於蔡勝請伐鄭子西未從他日又請許之晉伐鄭楚
救之勝怒曰讎不遠矣屈建謂石乞曰白公將為亂石

乞曰勝單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闗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内建曰此乃所以反也白公罷朝而立倒杖而策鋭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鄭人聞之曰頤之忘何不忘哉白公欲得易甲陳士勒兵示之曰與我無患不富貴易甲笑曰不義得天下吾不取也威吾以兵吾不從也子行子之威吾亦明吾義拱而待兵顔色不變秋七月勝作亂殺子西子期刼恵王拔劒而屬之屈廬曰子與我乎廬曰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

死不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其可刼乎白公乃内其劒白公欲立王子閭為王不從脅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受閭曰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以明其德也不為諸侯者非惡其位以絜其行也見國而忘主不仁也刼白刃而失義不勇也白公强之不可遂殺之白公得楚國不能以府庫分人石乞曰不義得之又不能施惠必至矣不若焚之無令人害我白公弗聽初申鳴以養父孝聞于楚國惠王欲以為相鳴不

受其父問之對曰不可舍父之孝子爲王之忠臣父曰汝有禄于國立義于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鳴曰諾入朝王受之相居三年遇白公之亂鳴將往死之其父曰棄父可乎鳴曰仕者身歸于君禄歸于親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葉公聞亂曰吾怨子西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乃帥方城之外以入發太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申鳴以兵圍白公公謂石乞曰鳴天下之勇士也乞曰鳴天下之孝子也往

刼其父以兵鳴聞之必來白公曰善取其父持之以兵告鳴曰子不與吾父將死矣鳴流涕應之曰食其食者死其事吾已不為父之孝子乃君之忠臣也援桴鼓之遂與葉公殺白公而定王室葢二子之族惠王復位申鳴之父亦死王賞鳴金百斤鳴曰食禄避難非忠臣也定國殺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遂自殺

楚惠王嘗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境懼子孫之有二者王曰仁人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

從子與之魯陽　越大夫種謂勾踐曰吳王罷師不戒
以忘我我不可怠今吳民既罷大荒薦飢天占既兆人
事又見王奪之利無使夫悛越王乃大戒師將伐吳楚
申包胥使于越勾踐問曰吾欲與吳徼天之衷車馬兵
甲卒伍既具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曰戰不智則不知
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
飢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勾踐名五大夫
而問之命有司大令于國王命夫人曰內政無出外政

無入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土地不修内有辱于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夫人去笄夫人與大夫皆側席而坐不掃王問范蠡曰歲晚矣子將奈何對曰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

四十二年春三月越伐吴勾踐之壇列鼓而行之至軍三日徙舍至于檕兕三斬有罪以徇命有司大徇于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有眩瞀之疾者皆以告王親命之歸後若有事吾與子圖

之又徇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斬有罪者人有致死之心有司大徇于軍曰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不在左右不在右身斬妻子鬻至于五湖吳人挑戰王欲許之范蠡曰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利今其來也剛强而力疾王姑待之吳軍于江北越軍於江南中分為左右軍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令左

右軍銜枚泝江五里夜中命涉江鳴鼓水中以須吴亦中分其師越王中軍潛涉不鼓不譟襲攻之吴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涉而從之又大敗之于没　夏六月晉圍衛齊陳救衛　楚師取陳麥陳敗遂同之秋七月巳卯楚滅陳殺湣公　冬十月晉伐衛入其郛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莊公自鄄入般師出辛巳石圃攻公公入于戎州巳氏巳氏殺莊公衛人復立般師十二月齊伐衛衛人立靈公子起

而請平齊執般師以歸

四十三年春巴伐楚圍鄾三月楚敗巴師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出公自齊復歸　初晉有孕婦七歲不生　西山女子化為丈夫　是歲王崩子元王仁立

秦悼公薨子厲共公立

資治通鑑外紀卷九

資治通鑑外紀卷十

宋　劉恕　編

周紀八起旃蒙赤奮若盡彊圉赤奮若凡七十三年

元王

元年春越侵楚夏楚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　秋楚伐東夷

二年冬十一月越圍吳　是歲晉知伯伐鄭取九邑

晉定公薨子出公錯立　晉趙簡子嘗與欒激游曰吾好聲色而激致之吾好宫室臺榭而激爲之吾好良馬善御而激求之吾好士六年矣而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將沉激於河　或謂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簡子曰吾將求之以來諫者却之必止我過矣　簡子聞楊賓之賢問於成傳傳曰不知也簡子曰子與之友何不知也傳曰賓年十五廉而不匿年二十善義且仁三十勇毅果决

四十綏懐鄉里逺人親附不見於今十年為人數變是以不知也　楊因見簡子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来見簡子絶食而迎之左右諫曰居鄉三逐不容於衆也事君五去不忠於君也簡子曰美女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授以為相而國大治　趙簡子病名太子毋恤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上夏屋山以望太子敬諾簡子卒毋恤代立是為襄子未葬簡子而中牟畔入齊葬五日襄

子興師攻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軍軍吏曰天助也曷為去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成而後攻中牟聞其義請降襄子服衰與羣臣上夏屋山望代俗甚樂甚美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也乃先善之代君好色以其姊妻之其所善代者萬故久之代君以善馬奉襄子襄子謁代君請觴之舞者數百人置兵羽中先具大金斗代君酒酣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舞者操兵以鬬

盡殺其從者以代君之車迎其妻道聞之泣呼天曰以弟亡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磨笄自刺而死代人憐之名其所死地為磨笄山遂興兵平代代即北戎也襄子兄伯魯早死封其子周于代為代成君

劉恕曰左氏傳魯哀公十七年晉復伐衛簡子曰止謂趙鞅也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曰先主與吳王有質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謂襄子也杜預曰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是歲

周元王二年晉定公三十七年也史記六國表周定王十一年晉出公十七年趙簡子之六十年簡子卒趙世家亦云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在魯哀公二十年之後十七年也而趙世家襄子元年越圍吴襄子降喪食乃是左傳哀二十年事若簡子以晉出公十七年卒則襄子元年在吴亡後十六年也史記前後差互故以左氏傳為據

四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吴為無道執父立子

越王歸之太子桓公革奔越　越王勾踐郊敗吴吴三戰三北冬入吴吴師自潰夫差帥其賢良與重禄上姑蘇越圍王臺吴使王孫洛肉袒膝行請成于越曰孤臣夫差異日嘗得罪于會稽夫差不敢逆命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意者欲如會稽之事敢布腹心越王欲許之范蠡曰天節不遠五年復反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男女服為臣御王又欲許之范蠡曰十年謀之一朝而棄

之可乎王曰吾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上天降禍于越委制于吳而吳不受今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令乎王孫洛曰吳稻蟹不遺種子助天為虐不忌不祥乎范蠡曰昔吾先君周室之不成子也濵于東海之陂黿鼉魚鼈之與處鼃黽之與同渚吾雖靦然人面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王孫洛請反辭于王范蠡曰君王委制于執事之人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

罪于子使者反范蠡擊鼓興師至姑蘇宫十一月丁卯句踐使人告夫差曰天以吴賜越孤不敢不受王其無死寡人達王于甬勾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吾與王為二君以没王年夫差對曰天降禍吴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面目以視天下吾老矣不能事君王夫差將死曰使死者有知吾無以見子胥為幎冐面而死自是越春祭三江秋祭五湖為之立祠　越王索卒于楚而攻晉左史倚相謂楚惠王曰越

已破吴豪士死鋭卒盡大甲傷索兵攻晉示我病也不如起師與之分吴惠王曰善起師從之越王怒將擊楚文種曰我憊矣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西五百里以與楚　勾踐反至五湖范蠡辭王曰臣不復至越國矣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君王辱于會稽臣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請從會稽之罰王曰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身死妻子為戮范蠡曰君行制臣行意乃數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

用之家裝其輕寳珠玉與私徒屬乘舟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終極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地者使無終沒于越國

劉恕曰史記吳世家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左氏傳哀二十四年閏月哀公如越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在吳亡後二年也如左氏之說則嚭入越亦用事安得吳亡即誅哉

是歲隕石于晉

五年夏六月晉伐齊壬辰敗齊于犂丘　是歲蔡成侯甍子聲侯產立　越王勾踐以兵北渡淮與齊晉會於徐州致貢于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兼有九夷歸吳所侵宋地于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于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伯王勾踐令羣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勾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而戰武士必其死　范蠡浮海出

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苦身勠力耕于海畔父子治
產致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歎曰居家
致千金居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
歸相印盡散其財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為
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可以致富自謂陶
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
無何貲累巨萬初范蠡自齊遺越文種書曰越王為人
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

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句踐賜種劔曰子教寡人伐吴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吴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范蠡善治産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間三徙所止必成名再散貧友昆弟曾之窮士猗頓耕桑而常飢寒聞朱公富往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富五牸乃適西河大畜牛羊子猗氏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或曰頓用盬鹽起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皆與王者埒富范蠡衰老聽子孫修

業而息之遂至鉅萬故天下言富者稱陶朱公

六年夏四月晉魯伐齊取廩丘　邾隱公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其子何何亦無道　是歲杞湣公弟閼路弒公自立是為哀公

七年夏五月衛褚師比等作亂攻出公公奔蒲遂奔宋是歲彗星見　晉澮丹水絶三日不流

八年夏五月越宋魯納衛出公公不敢入國人立莊公庶弟黚是為悼公　宋景公使工為弓九年而成曰臣

之精力盡矣歸三日而死公彎弧登臺東射矢踰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于石梁冬十月辛巳景公甍無子大尹立元公孫周之子啟司城樂茷攻大尹大尹奉啟奔楚國人立啟兄得是為昭公衛出公自城鉏使問子貢曰吾其入乎對曰臣不識也私于使者曰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于何有出公後卒于越

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廢著鬻財于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嘗相

魯衛家累千金原憲不厭糟糠匿于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排藜藿過之原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病乎憲曰吾聞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為人教以為已仁義之慝輿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也子貢面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子貢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劉恕曰顔回原憲之才之德不屈於衰亂之世歌頌

夫子之文章優游六藝之富簞食瓢飲在陋巷而不改其樂攝敝衣冠曳杖拖屣而歌商頌樂道忘勢可以謂之賢矣若夫閭巷賤隸才卑志下凍餒艱苦行歌坐嘯愚於雀鼠曾何足道哉

子貢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終于齊　曾參有疾謂曾元曾華曰飛鳥以山為卑而增巢其巔魚鼈以淵為淺而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辱安從至乎為官怠于

成病加于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終如始也　是歲齊鄭伐衛　王崩子貞定王介立

貞定王

元年夏四月晉伐鄭齊救鄭　魯哀公欲以越伐魯去三桓秋八月公遜于邾遂如越國人逆之復歸薨于有陘氏子悼公寧立是時魯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

二年彗星見

三年晉空桐震七日臺舍皆壞人多死

四年燕獻公薨孝公立

五年晉荀瑶圍鄭入南里瑶謂趙無恤入之對曰主在此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襄子繇是惎知伯　知伯嘗與襄子飲而批其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　越王勾踐薨子王鼫與立後越遷琅邪與淮夷共征戰夷遂陵暴諸夏侵滅小邦

六年鄭聲公薨子哀公易立　晉河絶于扈

七年晉有虹圍日

八年秦塹河旁伐大荔取其王城是時義渠大荔最彊築城數十皆自稱王　杞哀公閼潛公子出公敕立

十年晉有虹青色五聚于日

十一年晉知伯與趙韓魏共分故范中行地以為邑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伐四卿四卿反攻公公奔齊道死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哀公初哀公大夫雍號戴子産生忌忌善知伯故知伯立哀公是時

知伯最彊決晉國政哀公不得有所制　知伯嘗欲襲衛佯使其太子顔亡奔衛南文子曰太子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勿納也知伯遺衛君野馬四白璧一衛君大悦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懽子何憂也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貨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不可不察也衛君以其言告邊境知伯果起兵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知伯欲攻夙繇而無道鑄大鐘

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知伯貪而無信欲攻我而無道令師必隨之君曰大國為懽而子逆之不祥赤章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齊七月而夙繇亡

十二年蔡聲侯產子元侯立　晉河水赤三日

十三年齊平公驁子宣公積立　晉知伯荀瑤為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

栢之地其土不肥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也　知伯約魏桓子韓康子將伐趙趙襄子告張孟談曰知伯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措兵于寡人必矣吾安居而可孟談曰董安于簡主之才臣治晉陽而尹鐸循之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襄子曰諾至而行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曰何以應敵孟談曰聖人藏于民不藏于府庫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遺三年之食餘粟入之倉

遺三年之用餘錢入之府有奇人使繕治城郭夕出令而明日倉不容粟府無所積錢庫不受甲兵居五日城郭已治守備已具襄子謂張孟談曰無矢奈何對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牆之有楛其高丈餘襄子發而用之其堅則箘簵之勁不能過也襄子曰矢足矣無金奈何對曰董子治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為柱質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知伯帥韓魏之兵果至乘晉陽城戰三月弗能拔

因舒軍圍之決晉水灌之張孟談曰先主為重器也為國家之難也盡無愛寶於諸侯乎襄子曰吾無使孟談曰地也可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德而賄地也求飲吾欲是養吾疾而干吾祿也吾不與皆斃韓康子簡子之孫莊子之子魏桓子襄子之孫也

十四年鄭人弒哀公立聲公弟丑是為共公

十六年知伯韓魏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趙襄子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

何國可降謂張孟談曰吾不能守矣孟談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臣請見韓魏之君孟談陰見二君而約之孟談入晉陽襄子迎而再拜之且恐且喜知果謂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行矜而志高必背君不如殺之知伯曰晉陽旦莫當拔而饗其利豈有他心子勿復言知果曰不然則遂親之魏之謀臣曰趙葭韓之謀臣曰段規皆能移其君之計君約破趙封二子萬家之縣各一則二主之心可不變矣知伯

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則吾所得者少不可趙與韓魏恊謀滅知伯分其地段規謂韓康子曰分地必取成臯康子曰石溜之地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千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君用臣言韓必取鄭康子從之其後滅鄭果繇成臯自是地大于諸侯知伯之士曰長兒子魚絶去二年將東之越道聞知伯見殺謂其御曰還車反吾將死之御曰絶屬無别乎曰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禄吾聞

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禄之加于我尚存遂反而死

趙襄子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功也襄子曰吾在憂約之中惟赫不失臣主之禮他人雖有功皆有驕侮之心張孟談謂襄子曰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在相位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今臣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損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悵然曰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忠信在已

而衆服焉子何為然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而能美者未之有也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乃納地釋事而耕于負親之丘　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子方食摶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主之色不怡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德不純而福禄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當雍雍不為幸吾是以懼君子曰趙氏其

昌乎憂所以為昌也喜所以為亡也勝非難也持之其難也　襄子飲酒五日五夜優莫曰君勉之紂飲七日七夜君不及二日耳襄子懼曰吾亡乎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而君紂也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初田恒成子卒子襄子盤代為齊相相宣公至是與三晉通使以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

十七年晉知開奔秦

十八年衛悼公亹子敬公弗立衛君嘗問子思曰道大

而難明非吾所能也欲學術何如子思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懼之故明于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槩于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蔡元侯甍子侯齊立　秦城南鄭

十九年燕孝公甍成公立

二十年杞出公蔑子簡公春立

二十一年晉知寡奔秦

二十二年楚滅蔡蔡侯齊亡

二十四年楚滅杞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　自越滅吳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遂滅莒自是上距莒共公四世矣

二十五年秦伐義渠虜其王是時韓魏共滅伊洛陰戎其遺脫者皆走西踰汧隴自此中國無戎冦唯餘義渠

種焉

二十六年日有食之晝晦星見　秦厲共公焭子躁公立

二十八年王崩長子哀王去疾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為思王在位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為考王　㮳南鄭反

考王

元年晉哀公驕子幽公柳立獨有絳曲沃餘皆入韓魏

趙幽公畏三家反朝之

二年河水赤于晉龍門三日

六年日有食之　夏六月秦雨雪　是歲晉大風壞垣

七年燕成公薨湣公立

九年衛敬公薨子昭公糾立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之

楚惠王薨子簡王仲立

十年魯悼公薨子元公嘉立　晉丹沁水出相反擊

十一年義渠伐秦至渭南

十二年秦躁公甍弟懷公立

十三年晉無雲而雷

十四年晉魯會于楚丘

十五年王崩子威烈王午立　衛公子亹弑昭公自立是為懷公

威烈王

元年秦庶長鼂與大臣圍懷公公自殺太子昭子蚤死大臣立昭子之子是為靈公　晉趙襄子卒兄伯魯孫

沈立是為獻侯治中年獻侯少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而自立　晉韓康子卒子武子立　魏桓子卒孫文侯斯立

二年晉趙桓子卒國人復立獻侯　鄭共公薨子幽公巳立

三年冬十一月晉有火下于北方其聲如鼓　是歲晉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為繻公或云駘幽公子也

四年夏四月晉大雨雪　是歲晉幽公夫人秦嬴賊公于高寢或云幽公淫夜竊出爲盜所殺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爲烈公　秦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下畤祭炎帝

五年晉韓武子都平陽　趙獻侯城泫氏

七年魏城少梁　楚伐晉南鄙

八年秦功魏戰于少梁　越滅郯

九年秦城塹河瀕　齊伐趙東鄙圍平邑

十一年衛敬公孫公子適之子頹弒懷公而自立是為慎公秦城藉姑　秦靈公薨季父昭子之弟悼子立是為簡公

十二年初考王封其弟揭于河南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為西周桓公是歲辛子威公立

十三年秦與晉戰敗于鄭下　齊伐晉毀黃城圍陽狐

初齊田襄子盤卒子莊子白代為相卒子太公和代為相皆相宣公　晉河崩壅龍門至于底柱

十四年自十三年十月至春正月大雨雪　是歲魏文侯使其子擊圍繁龎　齊田盼及趙戰于平邑獲趙將韓舉取平邑　是時李悝為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治田勤謹則畮益三斗不勤損亦如之為粟百八十萬石善平糴者必觀歲有上中下熟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

悝行之魏國國以富彊　李悝為上地守下令曰人有狐疑之訟令射的中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　齊伐魯葛及安陵

十五年齊取魯一城　趙取平邑城之

十六年日有食之　魯元公薨子穆公顯立　王命韓趙伐齊入長城

十七年秦簡公初令吏帶劒塹洛城重泉　魏伐秦築臨晉　晉韓武子卒子景侯虔立　趙獻侯卒子烈侯

籍立

十八年秦初租禾　魏攻秦至鄭築汾陰郃陽　魯穆公訪于子思曰寡人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其善使談者有術焉願先生教之子思曰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舜禹于其父弗敢私有之公問可以利民者曰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振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也　曾申謂子思曰屈已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

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其屈已以富貴而制于人不若抗志以貧賤而不愧于道　魯人公儀僭砥節勵行樂道好古恬于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魯君因子思欲以為相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思曰此公儀子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疏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任為君操竿下

釣以傷守節之士也　魯公儀休者為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繇聖所以致其材也礪必繇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于詩書而終于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

上名白子思子也年四十七
劉恕曰家語篇後叙孔子子孫及史記孔子世家皆云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孔叢子有子思與孔子相問答則孔子時子思已長矣孔子以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卒至魯穆公三年甲戌當威烈王之十九年距孔子卒七十三年子思蓋九十餘矣漢藝文志云子思魯穆公師禮記檀弓云魯穆公問子思舊君反服孟軻子思弟子亦言與魯穆公同時必不妄則家語

世家不當云子思六十二歲而孔叢子云子思居衛魯穆公卒去此又三十一年子思葢百二十餘歲矣壽考若是當時莫之稱道固可疑也

辛櫟見魯穆公曰昔太公封于營丘濱海阻山險固之地故地曰廣子孫彌隆周公封于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故地曰削子孫彌殺吾先君周公不若太公之知也穆公憖不能對以語南宫子南宫子曰成王之居成周公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

而誅也周公卜居曲阜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夫賢
者豈欲子孫阻山林之險長為無道哉小人哉櫟也
魏文侯嘗借道于趙攻中山趙不許趙利曰魏攻中山
而不能取則魏罷而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守
是用兵者魏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彼知君利之
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不得已也　文侯軾段
干木之閭曰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勢干木富乎義寡
人富乎財勢不如德財不如義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

人吾安敢高之致祿百萬時往問之國人喜而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秦嘗欲攻魏司馬庾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不可加兵秦君然之干木子夏弟子也　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璜不能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汝祿則千鍾官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師經鼓琴文侯起舞曰使我言而無違者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文侯問

左右曰撞君者何罪曰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一言而死昔堯舜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

劉恕曰言而人違之善則改焉不善擇焉止吾過而成吾美也言而人不違非畏其勢則人所侮玩也畏勢則長其惡侮玩則以兒童犬彘待之面讐背毀蠢然嗤笑以白為黑以敗為成詩云維此良人弗求弗

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好同惡異近佞遠直則莫能別善惡禍患繼之而不悟其愚可勝道哉

魏西門豹為鄴令文侯曰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豹曰敢問有術乎文侯曰有之鄉邑老者敬之賢良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黄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也　文侯問李克吳所以亡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國之福也曷為而亡克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

主驕以驕主治罷民所以亡也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慮上下俱極吴之亡猶晚也　李克謂文侯曰貴者賤惡之富者貧惡之知者愚惡之文侯曰三者勿惡可乎李克曰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知而教愚則童蒙弗惡也文侯曰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　田子方見老馬于道其御曰公家之畜罷而不用出而鬻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以束帛贖之子方子夏弟子也　文侯與田子

方語有兩童子青白衣侍于君前子方曰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于戰此其幼孤也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為足今又滋甚君寵此子也又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兵革罕用　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問之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邪明年東封上計其入三倍有司請賞其吏解扁文侯曰此無異反裘而身芻者吾地不加廣民不加衆而錢布三倍何也解扁曰以

冬伐木春浮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耕暑耘以秋收斂惟冬無事乃伐林而積之負軛而浮之河是民不得休息也民已敝矣雖入三倍將馬用之　韓伐鄭取雍丘

齊伐魯取郕　鄭城京　楚簡王甍　子聲王當立

十九年齊伐衛取毋丘　鄭敗韓于負黍

二十年夏五月晉有三大犬帥衆犬數萬聚于絳殺一犬于東方殺一犬于西方

二十一年齊宣公甍子康公貸立　齊田會以廩丘反

二十二年初宋昭公嘗出亡謂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也內外不見吾過失是以亡也乃改操易行十年而美聞于宋宋人迎而復之薨子悼公購由立

資治通鑑外紀卷十